

抚顺清前史暨满族文化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李 江 邢转顺 朱正义

编委会副主任：宋 辉 李 一

编委会委员：李 江 邢转顺 朱正义 宋 辉

李 一 金维新 李世谦 栾德祥

陈贵林 杨春山 王国绵 王宝铨

迟安臻 刘广军

主 编：迟安臻

副主编：王玉军

编 辑：赵 松 石玉杰 王 浩 边佐卿 王平鲁

抚顺清前史暨满族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代序)

●周银校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在这金风送爽的季节，在这硕果成熟的九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和抚顺市 230 万人民，对参加中国抚顺清前史及满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99 中国抚顺满族风情节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到会的各位嘉宾来自四面八方，为了互相增进了解，加强研究合作，大家聚集在浑河之滨，正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汇聚抚顺，这不仅是我国清前史研究上的一次盛会，也是抚顺教科文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热情好客的抚顺人民，将把自己特有的真诚与热情奉献给这次大会，同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这次学术研讨会，将着重从抚顺在清前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清前史研究与抚顺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满族文化与抚顺地域文化的关系、抚顺关市与建州女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清前史重要人物、满族民俗、家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通过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进一步发掘抚顺满族发祥地历史遗迹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动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

抚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7000 年前，勤劳的抚顺人民就开始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着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到了东汉时期，汉玄菟郡迁至新宾境内，之后又

迁到抚顺市区，使抚顺逐步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到了明清之际，抚顺的历史地位更加突出，为全国所瞩目。明初，建州女真几经周折，最终迁徙到浑河之滨定居下来，结束了被迫到处迁徙的历史，使抚顺成为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从此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这里崛起，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明中叶以后，明王朝日趋腐败堕落，并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群众、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建州女真人不断奋起反抗，明王朝多次派兵进行大规模征剿，使女真人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没有屈服，并逐步由弱小走向强大。到了明末，努尔哈赤开始在建州崛起，并于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本部，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经过古勒山之战大败九部联军后，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诸部，统一了海西女真。之后又征服了东海女真和漠南蒙古诸部。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管辖部民的逐渐增多及王权的逐步建立，努尔哈赤又创建了八旗制度，制定了满文。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反明，计袭抚顺，向明王朝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经过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又率八旗铁骑智取开原、铁岭，兵进辽沈，为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抚顺对研究清前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清王朝崛起于抚顺，给抚顺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清前遗迹，古城堡、边墙、墩台及古战场的遗迹随处可见，倍受研究清前史及满族史的广大专家、学者关注。而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又在抚顺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是历史的机遇与巧合。抚顺市委、市政府对清前史、满族史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视，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并于1994年6月成立了抚顺清前史研究会，1997年又组建了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新宾满族研究所，为深入研究清前史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90年代以来，

抚顺的史学工作者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抚顺地区清前遗迹的考察研究；二是满族历史及建州女真的迁徙与崛起的研究；三是清前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四是满族民俗、宗教、家谱的研究；五是后金与明王朝及蒙古、朝鲜关系的研究；六是满族历史传说的征集。这些工作，不仅繁荣了学术研究，也培养了一批清前史研究人员。

本世纪初，伴随着抚顺煤炭的开发利用以及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抚顺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在旧中国，抚顺历经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40 多年的侵略蹂躏，使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百孔千疮，直到 1948 年抚顺才回到人民的怀抱，并焕发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抚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继 1991 年跻身于中国城市综合实力 50 强之列的第 49 位之后，又于 1997 年上升到第 44 位。目前，抚顺已由原来单一的煤炭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工业为支柱，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结构相对优化，布局基本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的重工业城市，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当前，抚顺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积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海内外广大朋友来此投资、旅游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抚顺今天的发展，是历史合乎逻辑的延伸，抚顺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所奋斗的目标，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历史的渊源；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的潮流，又有着民族与地方特色。我们深信，在海内外各界朋友的热切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有着悠久历史、满乡风情、雄厚基础的抚顺，一

定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作为满族发祥地的抚顺，对有机会举办这次抚顺清前史暨满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十分珍惜召开这次会议的机会，并将一如既往地各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大力的支持。最后，衷心祝愿大会圆满成功，祝愿各位专家学者在清前史暨满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就，祝愿各位在抚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谢谢大家。

目 录

抚顺清前史暨满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代序）	
.....	周银校（1）
论清代满族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	赵 展（1）
努尔哈赤对女真诸部的征服	刘小萌（24）
《开原图说·海西夷南关枝派图说》补正与考释	
.....	赵东升 那 炎（32）
清代抚顺又名抚西考	佟永功 关嘉禄（44）
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说质疑	
——兼与王钟翰、杨旸先生商榷	王冬芳（51）
“李成梁抚养过努尔哈赤”质疑	曹德全（56）
觉尔察城考	张玉珍（65）
试析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天命观	张德玉（69）
对清前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赵维和（81）
试论后金社会的封建性质	钟长山（92）
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王春兰 张 普（99）
努尔哈赤与满族的崛起	王聿哲（105）
努尔哈赤如何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的	张 军（109）
试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的历史功绩	宋时霖（115）
努尔哈赤时期的农耕	赵广庆（120）
在抚顺开关设市对女真人的发展与进步的作用	
.....	徐桂英（126）

试论后金政权迅速勃起的经济原因·····	王志友	(130)
明代辽东边事中的抚顺地区·····	王平鲁	(137)
萨尔浒大战与明朝的危机·····	杜成安	(151)
试论萨尔浒大战与清初满族兵家谋略·····	何晓芳	(158)
李永芳与抚顺战守·····	朱芳	(167)
明与后金宁远城交战之我见·····	张炳旭	(172)
明代辽东沿边墙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蔡雅文	(181)
试论瓦剌也先对建州女真的影响·····	关晶	(190)
浅谈满族是个富于文化创造的民族·····	穆鸿利	(198)
罕王传说浅论·····	高兴璠 孟宪玉	(206)
韩斌与辽东边墙东段·····	边佐卿 关晶	(216)
评达海的历史功绩·····	周虹	(231)
浅谈萨哈廉·····	王洁	(238)
舒尔哈齐述评·····	单铃	(245)
满族人口的发展特征·····	曹文奇	(254)
满族名字概述·····	刘庆华	(263)
名门望族佟佳氏 爱国为民献中华		
——略述抚顺满族佟佳氏明清以来对祖国的杰出贡献		
·····	佟明宽 李德进	(272)
清帝陵寝的规制及建筑特色·····	李荣发 沈秀清	(285)
略谈满族传统食品及其开发·····	曹阳	(291)
略谈满族文化之饮食习俗·····	赵宏	(297)
辽东满族食俗文化·····	沈济文	(303)
满族食俗漫谈·····	刘竞	(310)
后金女真人以尊老敬上为核心的社交礼俗·····	张炯	(316)
清前时期满族的医药活动·····	孙晶	(322)

满族的婚礼与丧俗特征	刘 畅 (327)
努尔哈赤与他的兄弟们	傅 波 边佐卿 (333)
后记	(346)

● 赵 展

论清代满族四种 社会群体的形成

一、发现满族四种社会群体

由于满族在地域上分布极广，北从黑龙江南到南海之滨，东自山东半岛西抵喀拉昆仑山，到处都有满族人的足迹。其成员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必然要受到地缘关系的制约，潜移默化地染上地方的色彩，久而久之各地的满族便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满族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和民族的认同，但是分散在各地的满族社会群体，出现了“微有不同”的现象。然而，对这种现象一直未被人注意，可以说熟视无睹，总认为各地的满族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从1986年开始，在丰田财团的资助下，我参加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满族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这一课题。我曾先后6次深入到中国的南部福建省、广东省，北部的山东省、河北省以及东北三省满族聚居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满族习

俗方面的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以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作了综合性的分析比较研究，始发现散居全国的满族有不同的几个社会群体，或者说是不同的“民俗集团”。这一发现将对满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是怎样发现散居全国的满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呢？简而言之，就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的。当我在关内各地调查时，询问他们的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多数回答是从北京派遣来的。即使有的说是从另一个驻防地调来的，再追问以前是从什么地方调去的，也都说是从北京派去的。这就清楚地说明，北京是外调满洲八旗兵的大本营。谁都知道，北京的满、蒙、汉八旗兵是“随龙入关”的。那么，在内地驻防的满洲八旗官兵，大多数住在“城中之城”——满城，处于汉族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出现与汉族共同点日益增多的局面。

我到东北三省考察满族的历史，需要从满族的形成说起。早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时，他实行迁徙政策，将被征服的人口几乎全部迁到辽东的根据地来，建立一个不断扩大而又集中的居民区。此外，他又派少数官兵进驻宁古塔（今海林市旧街），管辖当地居民。这是努尔哈赤在北方建立的另一个居民点。

清军进关之际，清朝统治者率先驱使辽河两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进关。盛京各城只有少数官兵留守。接着，第二年又调宁古塔官兵进关参战。此时，东北出现人烟稀少的局面。嗣后，调新满洲充实盛京的兵力。接着，在盛京地区设立皇庄、王庄和官庄。至清康熙二十五、二十六年（1686、1687年），相继从北京拨回大批满族官兵及其家属，充实盛京各城的防卫力量。很显然，盛京的留守人员、新满洲、壮丁及拨回的八旗官兵，就是今天辽宁省 500 多万满族的先人。

宁古塔除了满洲八旗官兵及家属外，当地还有巴拉人住在

山林里，以渔猎为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皆因关内用兵，从宁古塔抽调一大批官兵。然而，在沙俄入侵的威胁面前，清政府迅速调回大量的军队，加强北部边防力量。接着，从北京、盛京等地拨回一批打牲丁到乌拉（今吉林市西北乌拉镇）地方，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采捕事宜，供应宫廷的需用。清康熙元年（1662年），在宁古塔旧城设宁古塔将军衙门。5年后迁到新城。又10年后将军衙门移至吉林。其间，宁古塔将军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方迁移来2000户居民，编为新满洲旗籍，安插在宁古塔和吉林地方。由于防务的需要，将宁古塔一部分官兵调往珲春、三姓、伯都纳、吉林、爱辉等地驻防，从而扩大了留守群体的范围，保留传统的文化习俗。

迨至乾嘉年间，清朝皇帝指令吉林将军在拉林、五常、双城、阿城等地开垦土地，建造房屋，新立屯堡，安排北京闲散旗人前往耕种土地，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北京的“八旗生计”问题。

当我深入到关内、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满族聚居区调查时，使我清楚地了解到，虽同属满族，但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同，居住环境的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习俗。我就抓住了这个不同的习俗，进行分类排比，划分出四种社会群体。若以进关与未进关作为界限的话，则未进关的少部分人为留守群体；进关的大部人为驻防群体；从北京调回到辽宁的满洲八旗兵与少数留守人员混住在一起，经过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留守与驻防相结合的群体；为解决北京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动员他们携眷到拉林、五带、双城和阿城等地屯垦，从而出现了屯垦群体。这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乃满族人口“机械变动”的结果。我所划分这四种社会群体，便将散居全国各地的满族都囊括在内，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各个社会群体不同的特点。

二、清代满族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

(一) 留守群体

顾名思义，留守群体即没有进关，或者进关不久又被拨回来，保留固有民族习俗比较多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宁古塔和吉林的满族颇具典型。

自古以来，满族先民世居宁古塔，以辛勤劳动开发了这个地方。无论社会如何更迭，总会有遗民存在。根据有限的资料，查到宁古塔土著居民“吴鲁氏”，即金代乌林答部的后裔；“宁格礼，世居宁古塔”；还有不愿归顺的女真人，隐居山林，被称为巴拉人，含有狂妄之意。一言以蔽之，宁古塔地区在未被征服之前是有许多居民的。

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开始，努尔哈赤出兵远征东海渥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此次战役，宁古塔路长僧格率300户归附，在满族姓氏中的宁古塔氏，汉译为六，改汉姓为刘，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如此，当地仍有女真人存在。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根据当时军政两方面的需要，努尔哈赤委派镶白旗佐领兴佳率兵进驻宁古塔（旧街）驻扎，以控北方诸部。接着，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根据宁古塔地理位置的重要，决定派戴珠湖为昂邦章京（总管）掌管全地区的军政事务。至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吴巴海接任昂邦章京职务。他为巩固城防，监修宁古塔旧城，在北方建立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然而清顺治二年（1645年），急令抽调大批宁古塔官兵进关参战，只留下家属和一个牛录的兵力，镇守北部边陲。孰知，沙俄的侵略魔爪伸进我国黑龙江流域，给当地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宁古塔的武装力量，陆续拨回大批的满洲八旗官兵。对此，我们从今宁安市保

存下来的满族家谱序言中得到验证。诸如瓜尔佳氏、富察氏、觉罗氏、乌苏氏、苏穆禄氏、扎拉哩氏等家族，都是在顺治年间，“拨驻宁古塔而家焉”。随着满洲八旗官兵的增多，清顺治十年（1653年），恢复昂邦章京的建制，委任萨尔瑚达为昂邦章京，负责保卫北部边疆，抗击沙俄侵略军。清康熙元年（1662年），升驻防昂邦章京为宁古塔将军。

清康熙四年（1665年），因宁古塔旧城靠近海浪河，屡遭水患，于是，将军巴海在今宁安镇修筑新城。有关这个城的规模，《宁古域山水记》有所记述：“城方八九里，辟四门，东西南北通衢道。自主帅、副统而下，八旗佐领，以至军伍、工匠，各分地有差。汉人则区划东郊，自为一城”。至第二年竣工，在牡丹江北岸台地上建成一座宁古塔新城。将军巴海指挥官兵及全城百姓，从宁古塔旧城迁入新城。这座新城又分内城和外城，将军衙门设在内城，外城的東西大街，商店鳞次栉比，颇有“华夏风景”。当时，为中国最北方的一大都会。

在康熙年间，清政府为进一步充实宁古塔的军事力量，又从各地拨来一批满洲八旗官兵。其中有吴雅氏、那木都鲁氏、赫舍里氏、托豁罗氏等家族。不仅如此，宁古塔将军出兵从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迁来二千多户居民，编入新满洲，安排在宁古塔和吉林两地居住。这样一来，宁古塔地区先后集聚许多满族人，在这里亦兵亦农，定居下来。

我们在今宁市调查时，听到当地人流传说，宁古塔的佛满洲有“二宁、三关、四赵、六付、八大支，外加羊角泥”^①之谚。由此可知，原来宁古塔的满族人确实是很多的，在这里形成一个满族聚居区。

吉林乌拉地方盛产貂皮、人参与东珠，这些东西一直为后金贵族所喜爱。原先，他们派家奴到这里采取，以供自家享用。当进入辽沈地区后，禁止各自派人采参捕貂，改为统一派

打牲丁长期住在那里采捕，所得参、貂和东珠等宝物，按“八家”分配。直到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始设嘎善达（村长）管理打牲丁。根据当时的管理条例，每10名打牲丁，5名种地，5名采捕，按年轮换，生产处于无计划状态。

然而，清军入关后，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清朝皇帝成为全国的共主，当然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参、貂和东珠之类的物品。因此，对于采捕事宜更加重视，责令内务府都虞司专管此项业务，在北京设立专门的机构。那么，一开始是怎样管理呢？据《顺治年间档》的记载，乌拉打牲丁所采捕的人参、貂皮、东珠等贡品，一律上交内务府。对于上交贡品都给予什么样的奖励和报赏？别的物品没有查到，惟有人参有报赏。根据当时的规定，无论哪位打牲丁上交一斤人参，就给毛青布二匹。如果该打牲丁分得马、牛、弓、箭等物，从上交的人参中扣除一定的斤数，作为分得物品的代价，就不给予毛青布。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简放迈图为打牲乌拉总管，开始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管采捕事宜。在总管之下设翼领、骁骑校、仓官、学官、领催、珠轩达、铁匠、弓匠、作作、打牲丁等。其中的打牲丁是主要劳动者，采捕的辛苦劳动，都由他们承当。据记载，早期的打牲丁只有400余人，后来增至3000多人。他们都被编入旗籍，按规定享有不同数目的钱粮，生活是有保障的。

为了保护乌拉地方的贡山贡河，驻扎许多满洲八旗官兵。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迁到这里居住的有乌拉纳喇氏、马佳氏、马希氏、辉和氏、舒穆禄氏、觉罗氏、叶赫纳喇氏、瓜尔佳氏、乌氏、索绰络氏、穆奚氏、尼玛察氏、富察氏、伊尔根觉罗氏、佟佳氏、钮祜禄氏诸满族姓氏，一直相沿至今。由此可见，吉林乌拉也是满族聚居的地方之一。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政府决定将宁古塔将军衙门由宁古塔新城迁往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仍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当时，在宁古塔将军管辖的范围内，设宁古塔副都统，在伯都纳（扶余）、三姓（依兰）、珲春、阿拉楚喀（阿城）等地设协领，管辖各自的地方。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宁古塔将军为“镇守吉林乌喇等处将军”。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决定在爱辉城设立“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衙门，把东流松花江西北以及黑龙江上游北岸，直到亨滚河支流哈达乌拉尔，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原为宁古塔副都统，他统率宁古塔、吉林两地的一部分八旗兵参加雅克萨之战，然后驻守在黑龙江城，又由黑龙江城迁到墨尔根，又由墨尔根迁至齐齐哈尔，并将官兵家属从各地迁来，久驻于此地，从而扩大了留守群体的范围。

在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管区内的满洲八旗官兵，“因民人无多”，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少，虽然也有被征调入关之时，但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基地，无论他们怎样调动，从未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具有浓重的满族固有文化特征。据此，我们有理由说，在这里久居的满族人所形成的社会群体，是属于留守群体，与其他几个社会群体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第一，他们大体上过着“半农半猎”的生活。宁古塔的满洲八旗兵在耕作之余，便外出狩猎，所获猎物，必馈赠亲友，这是原始分配的残余现象；驻守在吉林乌拉地区的八旗兵也是亦农亦猎，实际上是兵、农、猎相结合；黑龙江和嫩江流域的八旗兵同样是勤于射猎，务农敦本。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留守群体的满族继承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狩猎逐渐降到次要地位，直到农业完全取代了狩猎生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狩

猎活动，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猎物，更为重要的是寓兵于猎，也就是通过狩猎达到军事训练的目的。正是因为狩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心理素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留守群体的满族人在衣食住行诸方面保持固有的传统。正如雍正皇帝所说：“惟赖乌拉、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他们的住房继承了传统的建筑形式；无分冬夏皆穿袍服，惟有单棉之分；吃的是杂粮，以各种肉类、蔬菜和山菜佐食；他们的交通工具，除了骑马、坐车和乘船外，冬天的扒犁是当地理想的交通工具。

第三，满族在吉黑两省分布面甚广，原来这里又人烟稀少。满洲八旗官兵在驻防地都是自成村落，相对集中的居住在一起，因而保持了固有的语言文字。他们日常谈话，从抽象名词到具体事物，以及思想感情，完全用满语作为交际工具。尤其是黑龙江地区，汉人比较稀少，满族人完全使用满语，一直保持到“九一八”事变前，直到今天还有会说满语的。然而，吉林、宁古塔地区随着汉人的增多，满族人使用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使用满语到使用满汉双语，最后使用夹杂若干满语词汇的汉语。

第四，这里的满族精神文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心理、婚姻、育儿、礼仪、游艺、丧葬和信仰等民俗事象而显现出来。满族人普遍自认是“旗人”或“在旗”的，这是他们的民族共识。满族家男孩一降生便在门口挂一只小弓箭报喜，预祝他长大成为一名好射手；小儿睡在摇车里，母亲唱出兵发马的摇篮曲；稍长，开始习射弓箭；结婚时，新郎要向刚进院的花轿虚射三箭；劳动之余，比赛射箭；青年男女喜欢唱歌跳舞，所以说满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满族礼仪繁多，晚辈见长辈要请安问好，还要代表家人问安。满族原来笃信萨满教，虽经皇太极

禁止，但仍在民间不合法的存在。实际上，满族是多种信仰，除普遍举行祭祖活动外，也信仰佛教。满族人贱红，有丧事在院内挂红布幡，死人装入“旗材”下葬。

第五，清政府为提高满族人的素质，相继在吉黑两将军管区内办起满文学堂，以教育旗人子弟。在吉林、黑龙江两地的各级衙门，“幕府奏章文檄，例用国书”，直到清末，率以为常。但是，他们的汉文水平一直不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第六，这些地区的满族人的性格直爽、豪放，都以信义为重，富有向上的进取精神。他们胸怀大度，注意民族团结，不歧视其他民族，而且以礼相待，乐于助人，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质。

（二）驻防群体

清世祖定鼎燕京，掌握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如何巩固既得的权力，这是摆在满族统治者面前的突出问题。他们无非采用“文治武功”的两种手段，以维系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本文对于“文治”，姑置勿论，只讲“武功”所发挥的作用。随着满洲八旗兵携眷在各地的驻防，不仅造成满族散居的局面，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一个驻防群体。

清朝皇帝为最高统治者，住在北京的紫禁城，直接由满洲八旗兵组成的护军来警卫。在紫禁城外的内城，四面八方布满了满、蒙、汉八旗兵：两黄旗在紫禁城之北；两白旗在紫禁城之东；两蓝旗在紫禁城之南；两红旗在紫禁城之西。在城外的关厢设有“营房”，按旗驻守八旗兵守卫各门，在城外保卫内城。此外，在北京城西北面的战略要地设有火器、健锐和圆明园三营特种八旗兵部队，作为机动的武装力量保卫首都。北京乃“辇毂重地”，大约有半数八旗劲旅安排在这里，称为“禁旅八旗”。在其外围的直隶地区，设有畿辅驻防体系，布成保卫北京的格局。第一道防线是顺义、昌平、三河、良乡、宝